

「乡土记忆」

丛书

廿八都古镇

罗德胤 著

「鸡鸣三省腹」的廿八都，本是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但在清初，因福建先有南明隆武帝，后有耿精忠之乱，再后来又郑成功家族割据台湾，致使浙闽边境的仙霞岭成为「准」边陲地带。出于军事需要，清廷必须保证仙霞岭驿路的通畅。畅通的驿路，则为后来经贸运输业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廿八都的兴起正是以此为背景。

乡土记忆
丛书

廿八都古镇

罗德胤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廿八都古镇/罗德胤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4
(乡土记忆)

ISBN 978-7-5426-2959-3

I. 廿… II. 罗… III. 乡镇—地方史—研究—江山市
IV. K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159 号

廿八都古镇

著 者 / 罗德胤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18 千字

印 张 / 18.5

ISBN 978-7-5426-2959-3/G·958

定价:58.00 元



总序

陈永华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乡土社会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在乡知识分子和明末清初从农村兴起的各地商人,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它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也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乡土建筑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没有乡土建筑的中国建筑史也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乡土建筑优秀遗产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一个物种的灭绝是巨大的损失,一种文化的灭绝岂不是更大的损失? 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宗法制的社区中,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聚落中的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崇祀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等。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私塾、书院、文馆、文庙、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文笔、仕进牌楼、功名桅杆等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规定着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打个比方,聚落好像物质的分子,分子是具备了某种物质的全部性质的最小的单元,聚落是社会的这种最小单元。而个体建筑则是构成聚落的原子。个体建筑只有形成聚落才能充分获得它们的意义和价值。聚落失去了个体建筑便不能形成功能和形态齐全的整体。我们因此以完整的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



乡土生活赋予乡土建筑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力求把乡土建筑与乡土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便是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基本部分来研究。聚落的建筑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力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聚落的整体上,放在各种建筑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放在聚落整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上。乡土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的共同基础,和它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土生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和一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力求在这些关系中研究乡土建筑。例如明代初年“九边”的乡土建筑随军事形势的张弛而变化,例如江南和晋中的乡土建筑在明代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发生的变化历历可见,等等。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趋向定形的,这个发展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对聚落作动态的研究。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建筑学的、历史学的、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综合性是由乡土固有的复杂性和外部联系的多方位性决定的。

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来说,我们希望选作研究课题的聚落在各个层次上都有类型性的变化:有纯农业村,有从农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的村;有窑洞村,有雕梁画栋的村;有山村,有海滨村;有马头墙参差的,也有吊脚楼错落的,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等等。这样才能一步步接近中国乡土建筑的全貌,虽然这个路程非常漫长。在区分乡土聚落在各个层次上的类别和选择典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比较法。就是要找出各个聚落的特征性因子,这些因子相互之间要有可比性,要在聚落内部有本质性,要在类型之间或类型内部有普遍性。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抢救性的,所以我们不选已经闻名天下的聚落作研究课题,而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这样的选题很难:聚落要发育得成熟一些,建筑类型比较完全,建筑质量好,有家谱、碑铭之类的文献资料。当然聚落还得保存得相当完整,老的没有太大的损坏,新的又没有太多。但是,近半个世纪来许多极精致的或者极有典型性的村子都已经被破坏,而且我们选择的自由度很小,有经费原因,有交通原因,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有意的阻挠。我们只能尽心竭力而已。

因为是丛书,我们尽量避免各本之间的重复,很注意每本的特色。特色主要来自聚落本身,在选题的时候,我们加意留心它们的特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再加深发掘。其次来自我们的写法,不仅尽可能选取不同的角度和重点,甚至变换文字的体裁风格。有些一般性的概括,我们放在某一本书里,其他几本里就不再反复多写。至于究竟在哪一本书里写,还要看各种条件。条件之一,虽然并不是主要条件,便是篇幅。有一些已经屡屡见于过去的民居调查报告或者研究论文里的描述、分析、议论,例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类,大多读者早就很熟悉,我们便不再罗嗦。我们追求的是写出每个聚落的特殊性,而不是去把它纳入一般化的模子里。只有写题材的特殊性,才能多少写出一点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挖掘题材的特殊性,是我们着手研究的切入点,必须下比较大的功夫。类型性特殊性和个性特殊性的挖掘,也都要靠细致运用比较的方法。

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写作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题材里多耽搁,怕的是这里花功夫精雕细刻,那里已拆毁了多少个极有价值的村子。为了和拆毁比速度,我们只好贪快贪多,抢一个是一个,好在调查研究永远只能嫌少而不会嫌多。工作有点浅简,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做了工作的,我们决不草率



从事。

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也乐于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自序

深山老林怎么会冒出一个如此繁华的集镇？

所有到过廿八都镇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了寻找谜底，我们从 2004 年秋到 2007 年冬先后五次走访廿八都。观察，记录，采访，测绘，查阅家谱、县志、碑刻等资料。答案终于浮出水面：原来，是清初的军事格局彻底改变了一个小山村的命运。

满清入关之初，铁骑一路南下，先后扑灭南明弘光朝和隆武朝。拥立隆武帝的“闽海霸主”郑芝龙，在清军面前竟然毫无斗志，迅速投降以只求自保。“策马冲云驱鸟道，六师先已过崇安。”顺治三年（1646 年）率大军过仙霞关的浙闽巡抚佟国鼎，在《五显岭》诗里表达了无比轻松的心情。

然而闽台并不完全是让人轻省之地。郑成功退守台湾，耿精忠盘踞福建，令清廷如鲠在喉。怎么办？既然暂时不能派兵镇压，那就未雨绸缪：先将浙闽总督衙门迁到浙西南之衢州，再完善浙闽两省间的驿路和驿站系统，之后，又安排一支部队驻扎于浙闽交界处。

这支部队被称为浙闽枫岭营，其兵额有 1000 名，营署就设在枫岭以北、仙霞岭以南的廿八都。1000 名士兵或许不算多，但对一个小山村而言，却是发展的原动力。因为士兵们不只操练，还要屯田，他们退伍后也不再返回家乡，而是落籍在廿八都，成为定居下来的移民。



枫岭营的营署之所以选在廿八都,不仅因为这里是浙闽边界,还由于经过此处的仙霞岭驿路在明朝时就已经是一条重要的浙闽交通线。于是,在戍兵移民和交通运输业的共同作用下,廿八都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型集镇。它在浙闽赣三省的交界地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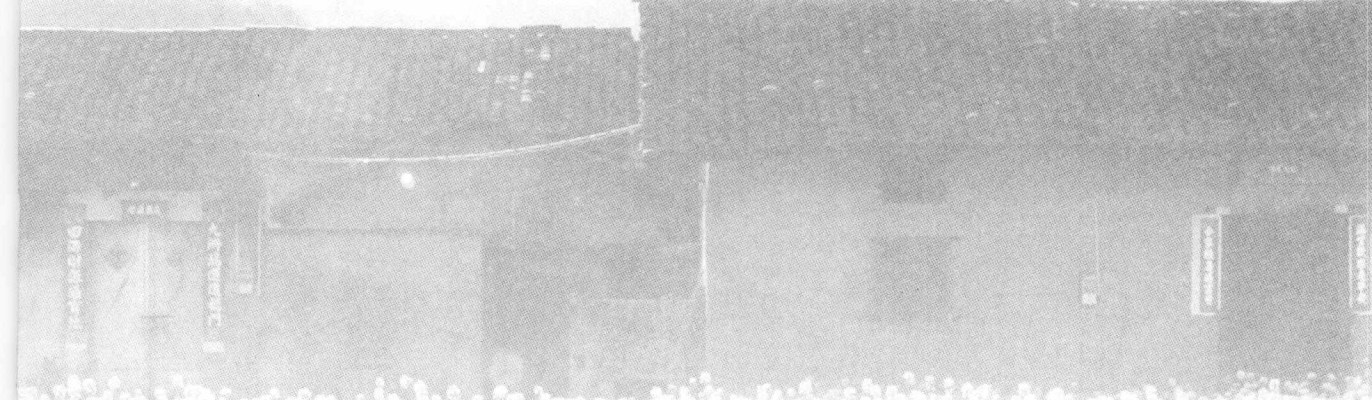
当然,这个“答案”决不能算作我个人的发现。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对廿八都做过考察,也已经有一些讨论或涉及廿八都的公开出版物,比如1990年版的《江山市志》、东南大学仲德昆教授撰写的《浙西南古镇廿八都》^①、傅国涌先生的《发现廿八都》^②和江山市志办公室蔡恭老师主编的《廿八都镇志》等等。

毫无疑问,《廿八都镇志》是所有关于廿八都的出版物中信息量最丰富的,不仅超过前人,也远超过我现在撰写的这本《廿八都古镇》。《廿八都镇志》出版于2007年1月,不过,蒙其主编蔡恭老师所赐,我早在2006年夏天就已经读到它的书稿。我对廿八都的现场调研工作,大体上完成于2006年春天。我原本计划在2006年末完成本书的初稿,但蔡恭老师的恩惠又让我了解到许多新的信息和线索,使我不得不将初稿完成的日期推迟到补充调查之后。与此同时,由于2006年秋天我们已经安排有既定任务,即调查峡口镇和福建浦城的观前码头,所以对廿八都的补充调查只能安排在2007年春天。经过此番周折,又请陈志华先生修改几轮之后,本书终得定稿——就在寄出书稿的几天之后,从四川传来了汶川大地震的消息。

除了上述出版物之外,我所得到的信息均来自于对廿八都当地人士的采

① 全文收录于:《廿八都镇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03—614页。

② 傅国涌,《发现廿八都》,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



访。杨庆山、金庆康、姜志深这三位老先生是我重点采访的对象，其中又以杨庆山老师给我的帮助最大。按中国传统的算法，杨庆山老师今年已是 83 虚岁。他有“廿八都活字典”之称，不只因为年纪大，更因为记事多。几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个揣测：杨老师之所以能记着这么多事，可能和他是解放前的“正牌”师范毕业生有关。要不然，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出那么多的学术大师呢？如果不是大学教育的得当，怎么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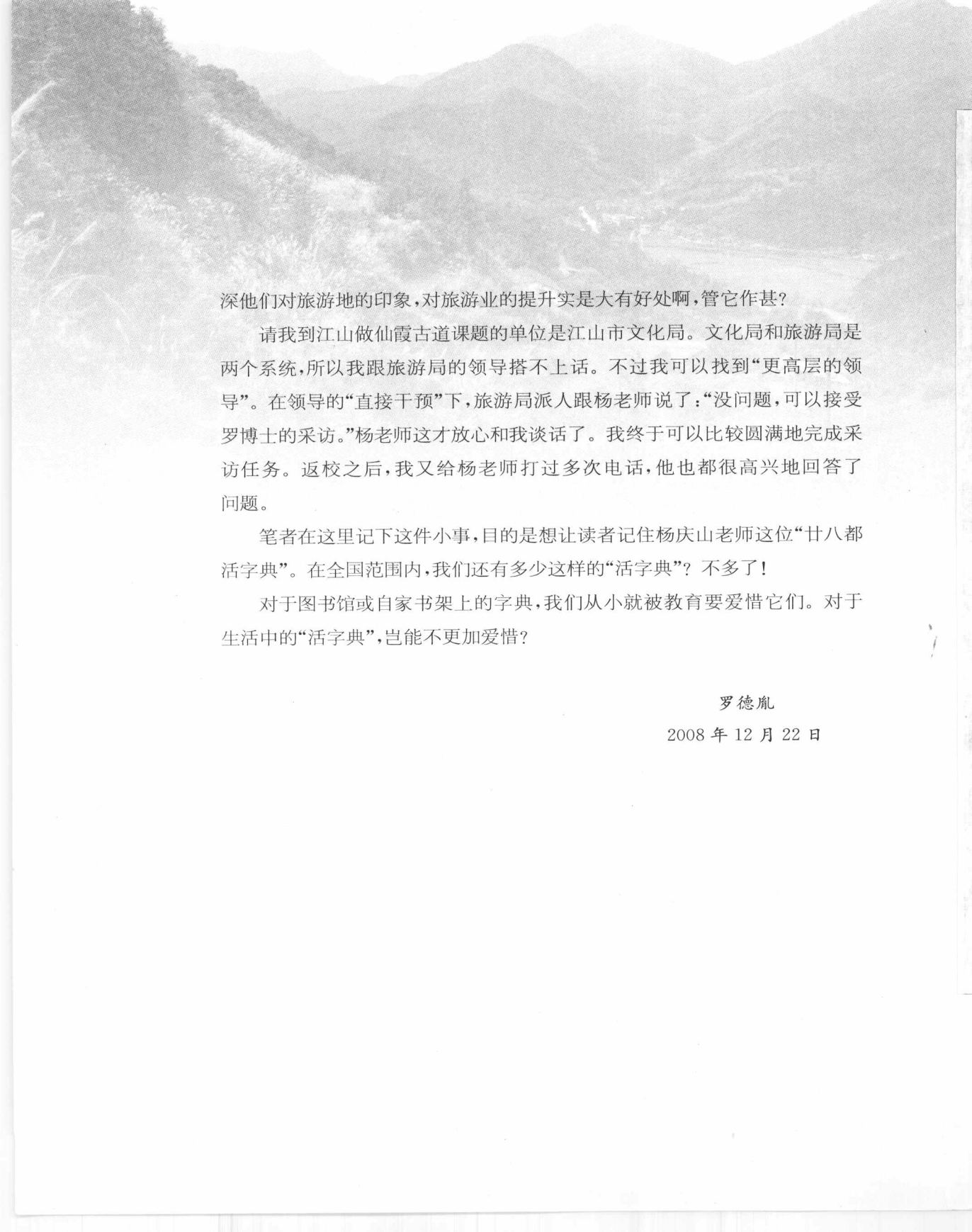
杨老师在江山教了一辈子书，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廿八都的小学，所以整个廿八都镇除了特别老和特别小的人，都是他的学生。据我个人观察，街坊邻居们见了杨老师，眼中无不带着五分亲切加五分尊重。在廿八都镇，杨老师不止是“学问”最好的，还兴许是人缘最好的。

不过，人缘最好的杨老师在我开始做调研时，却似乎对我并不十分的“感冒”，不是以农活太忙为由，就是说身体累了要早点休息，总之采访的效率远低于我的预期。起初我还信以为真了——杨老师确实是热爱劳动啊，“干一天活，饭都能多吃两口，晚上睡觉躺下就着”。有一回，我还跟着杨老师从家里一直步行到田地，一边看他种菜，一边聊天。

几经来回，我终于了解到，杨老师不乐意接受采访是另有原因的。旅游局的有关人士跟杨老师打过招呼：“你说的东西怎么和导游说的不一样？少说！”

我见过杨老师专门给导游写的“导游词”，手写的一摞方格稿纸，整整齐齐，28 页。说的不一样，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导游记错了，或者导游自己编了一些东西。旅游局不去教育导游，倒来教训杨老师，真是岂有此理。我能想象杨老师听到这话时的心情。换作是我，大概也会选择沉默，选择“不捣乱”。

我对此事之所以感到诧异，还在于看见大一统的思想在如今的旅游行业里居然也如此盛行。按我的理解，不同说法正好能激发游客的求知欲，并且加



深他们对旅游地的印象,对旅游业的提升实是大有好处啊,管它作甚?

请我到江山做仙霞古道课题的单位是江山市文化局。文化局和旅游局是两个系统,所以我跟旅游局的领导搭不上话。不过我可以找到“更高层的领导”。在领导的“直接干预”下,旅游局派人跟杨老师说了:“没问题,可以接受罗博士的采访。”杨老师这才放心和我谈话了。我终于可以比较圆满地完成采访任务。返校之后,我又给杨老师打过多次电话,他也都很高兴地回答了问题。

笔者在这里记下这件小事,目的是想让读者记住杨庆山老师这位“廿八都活字典”。在全国范围内,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活字典”? 不多了!

对于图书馆或自家书架上的字典,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惜它们。对于生活中的“活字典”,岂能不更加爱惜?

罗德胤

2008年12月22日



目 录

总 序 / 1

自 序 / 1

第一章 深山古道大集镇 / 1

第二章 兵家之地·枫岭营署 / 29

第三章 移民社会·四大家族 / 50

第四章 环境与布局 / 72

第五章 商铺作坊 / 95

第六章 住宅 / 139

第七章 庙宇 / 204

第八章 桥、亭、粮仓 / 248

附录 / 262

后记 / 277

第一章 深山古道大集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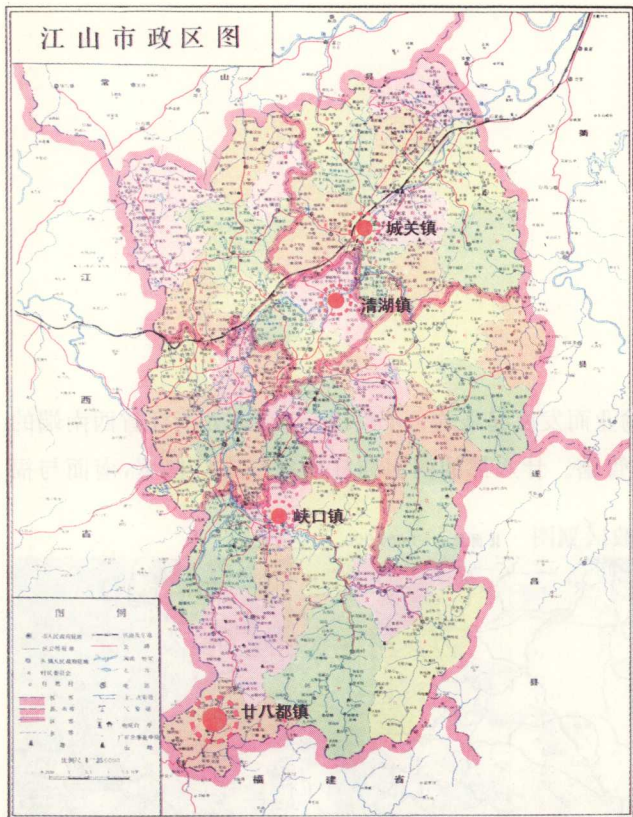
廿八都是因驻军和交通运输业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集镇。^①它地处浙江省西南端的仙霞山脉之中,属浙江省江山市管辖。廿八都的西面与江西省广丰县接壤,南面与福

浙江省行政区划图 比例尺 1:1850 000



江山市在浙江省的位置图

^① 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所说的廿八都或廿八都镇,是指镇区范围之内。



廿八都在江山的位置

建省浦城县接壤。当地人常用“一脚踏三省”或“鸡鸣三省醒”来形容廿八都，确实不算夸张。

廿八都之名形成于南宋。当时江山境内十二乡，自东北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共分四十四都，廿八都排名第二十八。如今的廿八都镇，辖浚里、花桥和枫溪三村，建成区的占地面积约 30 公顷^①，人口约 3600 人^②，分属 69 姓^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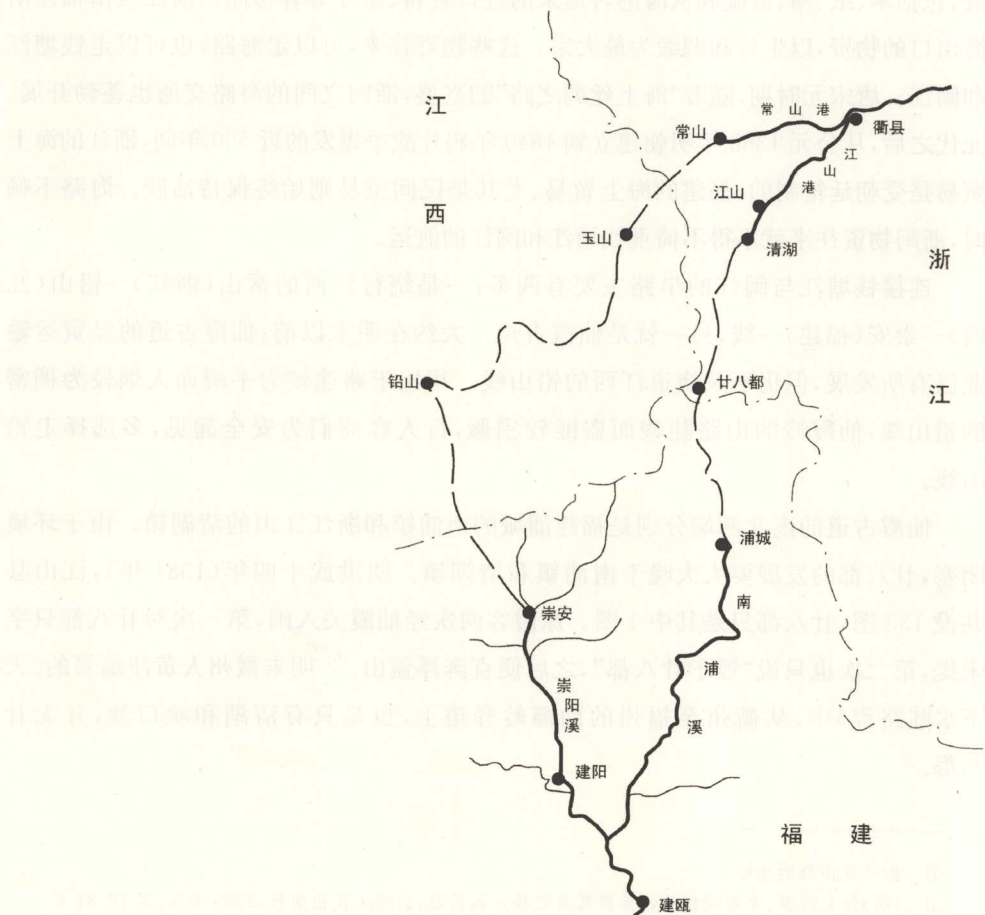
① 包括村中的溪面，不含农田与山林。据江山市文化局提供的廿八都地形图(1/1000)测算。

② 根据廿八都镇政府 2005 年底的统计资料。

③ 姓氏数取自：《廿八都镇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年版，第 441 页，“1998 年廿八都镇镇区人口分家庭姓氏分布表”。人们常说的“廿八都有 141 姓”，是指整个镇域范围之内，其面积有 183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868 人(2005 年底的统计数据，取自《廿八都镇志》第 41、423 页)。

浙闽赣交界处,横亘着号称“浙江山脉之祖”的仙霞山脉。廿八都就坐落在仙霞山脉之中。一般说来,像这种三省交界的山区,由于交通不便和耕地缺乏等原因,往往经济发展落后,是政府无暇顾及的“三不管”地带。然而,廿八都镇却似乎是个例外。它不但为旧时官府重视,而且在其鼎盛期的晚清至民国年间,拥有浚里街和枫溪街两条各长约400米的街道,街边的店铺和作坊总数将近200家,市场繁华程度几乎与江山县城不相上下。

为什么廿八都会发展成如此繁华的集镇?这还要从跨越仙霞岭而连通浙闽的仙霞古道说起。



铅山路与仙霞岭路示意图。陈金花绘图

—— 旱路

—— 水路

—— 省界

仙霞古道是钱塘江源头与闽江源头之间距离最短的旱路连接线,因翻越仙霞山脉而得名,素有“浙闽咽喉”之称。它北起浙江江山的清湖镇码头,南至福建浦城的南浦镇码头,中间经过廿八都,全长约120公里。其中江山峡口至浦城渔梁一段,为长约70公里的崎岖山路,途经窑岭、茶岭、仙霞岭^①、小竿岭、枫岭和梨岭这六座山岭。廿八都位于小竿岭之南,枫岭之北,北距清湖镇约65公里,南距南浦镇约55公里。在古代,由于只能依靠人力或畜力翻山越岭,所以从廿八都到清湖码头和南浦镇分别需要约两天和一天半的时间。

浙闽两省为财赋重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又有较强互补性。福建运往浙江的物资,包括木、纸、糖、蓝靛和从海港转运来的进口香料、象牙等奢侈品。浙江经由福建沿海出口的物资,以生丝和绸缎为最大宗。这些物资往来,可以走海路,也可以走钱塘江和闽江。唐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浙闽之间的海路交通也蓬勃开展。元代之后,从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近500年间,浙江的海上贸易是受朝廷箝制的,福建的海上贸易、尤其是民间贸易则始终保持活跃。海路不畅时,浙闽物资往来就不得不倚重钱塘江和闽江的航运。

连接钱塘江与闽江的旱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绕行江西的常山(浙江)—铅山(江西)—崇安(福建)一线,另一就是仙霞古道。大约在明末以前,仙霞古道的经贸运输业已有所发展,但仍不及绕道江西的铅山线。相比于路途较为平缓而人烟较为稠密的铅山线,仙霞岭的山路陡峻而盗匪较猖獗,行人客商们为安全起见,多选择走铅山线。

仙霞古道的南北两端分别是福建浦城的南浦镇和浙江江山的清湖镇。由于环境闭塞,廿八都的发展要大大晚于南浦镇和清湖镇。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江山县共设133图,廿八都只是其中1图。徐霞客两次经仙霞关入闽,第一次对廿八都只字未提,第二次也只说“饭于廿八都”,之后便直奔浮盖山。^② 明末徽州人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中,从衢州至福州的仙霞岭驿道上,也是只有清湖和峡口渡,并无廿八都。^③

① 指仙霞山脉的主峰。

② (明)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81页。

③ (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